閑戸竒言

大槻磐渓
自筆稿本

洋学文庫
文庫8
A 181

閑戸奇言

大槻文庫

閑户奇言序

余血氣慷慨之極、不能逍遥于鄉曲、忽生偃蹇之心、将鑿之遯、而請于主、不許、宛轉四年、偶有為奸計者、禍醸於蕭牆之内、尚請而不已、不許、遂四方之志始起、即称病請辭、大觸于逆鱗、杜門令勿出、於是一切交遊頓絶矣、是故已論於有用無用、或實事、或設辭、日所想像、咸録以代談話耳、蓋所以名奇言者、性好奇、而為奇態、終招奇窮、然則其言何得不奇乎、文化改元歳次甲

于季夏月陳水狂夫書于不如學斎中

附戸奇言

有一老翁来徐語曰天下之事融々洩々子何窮之甚乎余答曰人各有志如僕則固窮窮之又窮立志之秋也蓋黎首碌々不遇迍難根盤節何別利器福者禍之根禍者福之根豈啻于赤心乎此言可與同好論而不可與俗夫薄子語且僕性迂僻今也血気方剛勢不能安乎無為若加我數年則可至于無可入之郷君寛恕之翁笑而去

一夜皎月侵窓、清風颯至、即煮苦茗、盛碧桃、以
助獨豆興趣、加旃、小池之蛙声、竹藪之吟虫、洗
却數日煩暑、於是趺坐看心、意志頗覚清亮、実
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近日暑氣殊甚、雖絺綌不可近、袒裼裸體、鬅髪
鬅ゝ、童子戯言曰、殆有乾毒人之態
近日惰慢不禁、坦腹而食、捫蝨而語、自謂有丐
者之状、
一富翁誡子孫、勿讀書、宜哉斯言乎、余幼而狡
猾、不忍讀書、勉强而讀之、習與性成、終爲書癖、
讀之不厝、志操一年固於一年、識見一年僻於
一年、因知自非大丈夫、則讀書之績無益于事
要、却有損、如痴兒、則雖無所損、亦無所益、徒費
靈液耳、
余四五年前、撰其碑銘、覥然令鏤石傳不朽、其
卒、自閲古書、牽强官名、詳姓氏書其官其撰併
書、以今視之、寒微奴隷、不堪慙悔、
余容氣揺蕩、志凌萬乘之君、見世人如狗兒、譬

諸一鼾猴、嘲衆全猴、
近日暑甚、矮屋無所措身之憂、戯謂児輩曰、頗
有鄰食其烹于鑊鼎之情、
憐舍翁、長于猴楽、它無所長、旦暮把為談柄、近
歳余精思乎医、暗有符合者、因拍掌嘆曰人長
于一技、則自有不言之妙也、何多端之為、
余性愛孺子、以故一村之児、日来而戯、熟視其
動止、恬淡寡慾、一葛天氏之民耳、
茅屋多蝿、偶撲一蝿、忽落于席間、半死半生、有
一蝿来、如将息者、少焉、前縄飛去、
然也来諭曰、汝口苟講聖経、身為小人之行、在
何典記、余答曰、自非顔回、則誰能箪食瓢飲不
改楽者乎、乃孔門子貢貨殖、冉求為季氏之宰、
若矯謂糟糠可甘者、非佛氏則隠者、非痴人則
病容、君察之、然也、知余之不可服、而不敢言、将
出門曰、吁容気未退、
有一老儒、容皃雄豪、厚重有度、一日詰余曰、子
常以狂自処、狂狷聖人所取、子所謂狂者、狂狷

之狂與、狂狂癲之狂與、余不能對、
匹夫匹婦之諺曰、豪鷹藏爪、盈壺不鳴、余豈無
愧乎、
友人某精于兵法、近日来見、譚話之際、論渉于
兵法、余鞭馭駘、膽張神王、至于前席、當此々時、
更忘身之奴隷耳、不堪捧腹、
余家殊貧、然歳月所積、書垂千巻、其餘抄録及
蔵書、亦殆百巻、近境有四方之志、盡託于友人
之庫、以故坐右書乏、其初也、如鹿觧角、如矇失
杖、遺恨有餘、于日于月、及其慣也、如固無也、因
嘆人心之慾、不懲則無涯、
近境懶惰自耽、其讀書也、身倦則臥而讀、腕疲
則起而讀、終日之間、起臥相半、偶試枕意側則
宜高、反則宜低、若有嗜臥之人、則為格式、
越州奥村翁、以吐法聞、早歳不售、欲休者三、終
不休、以馳名於海内、信哉士不可以不弘毅、
家君在日、余未知医、聞其語二三子、曰、以知治
者與不治者、為医流第一義、以今考之、非竭思

巧以積歳月、則不能悟也、家君亦可謂勤矣、友人有善相者常語曰貧富在于心不在于事業且引以列子之言可謂知道矣於是余相人果然、

有一僧自截陰茎以為高而語其師、々壓頓曰、汝才気不譲於中心惜哉落于外道、又有一僧護草庵者、一夜風雨、婦人来投僧不敢拒、使入而病中夜僧乍起就燈下而為事、婦人怪而往見之僧灸陰茎頭自言曰、制毒龍、此二僧者倶篤于道者也、然所為天冠地屨耳、於我技亦然、一心之機不可不謹也、

一夕観清少納言春曙抄、朝廷浮靡之風可思、即是後世微弱之張本、

嘗観探幽氏画李白、束帶拱立、真廊廟之器、可謂知李白者也、

一夜以香油烹茄子食之尤多食、々後胸中不快、偶四鼓、暑気未退、幮底讀書眠明朝胸中益不快、飲食不欲然胃気頗飢強喫白飯一碗百

合羹一杯少爲服、家方玉蘭子三四十粒、方中有胡黄連可一時心中懊憹、欲吐不吐、額上有微汗、忽服越瓜蒂末三分許、飲白湯數碗、須臾吐黄黑汁五六合、全玉蘭子之臭味、病勢十減七八、於是作清暑平胃之剤服之、二日胸膈復舊、飲食如常、而便閉腹脹、按之如石、無所不堅鞕、臍邊有動、遂大剤大承氣湯濃煎服之、終日更無知狀、明朝微利、腹意如忘、嗚呼承氣軟堅通滞之功奇哉

古人嘆三都夫民、慣輕薄之俗、無志操之體、余謂未必然、只此一個心鏡、靡不拘於地方、

友人有多蔵佛書者、偶借圓覚经及諸菩薩論編數部讀之、即涼風之夕、清雨之旦、獨坐于軒頭、假寐于縄床、頗覚俘穢去盡、是亦一段愉快、後自責多端之弊、不復讀

友人某方学和蘭之医、余得與聞其治術、雖不可直施于邦人、斟酌用之、則可助業者不亦尠、以故心大慕之、以為支那失其道久矣、特於蛮

夫得之、然奴隷匆忙、不遑学之、延纏引日、近境天假我以日月時不可失、遂学蘭字無幾、得辨魚魯、如彼言語、則未諳、是故未能翻彼書、只合彼字、直国字、書和歌及短文、以慰謫居、此亦一快活事、

余初從二洲先生、而受副墨之誦、家学謹嚴、一闇齋之流、大都禁初学賦詩屬文、涉獵羣書、余綿力薄才、不堪其教、又就清暉先生而正焉、無幾先生逝矣、於是遊于柳谷先生之門、其学折衷古今、職講六経、旁勉詞藻、博覧不繫、以故門下饒俊秀、且不吝于借書、當時余志一于脩業、膠漆斯得、相磨相礪、始開心眼矣、実柳谷先生之力也、聊録以示不忘耳、

余嘗厚幣卑辞、探奇方於諸家、得若干首、爰有一雛医、嗜奇方、就余求焉、余汎然授之、不遺其意在于與人為善、雛医爵躍而去、一日慍見曰、僕驗奇方於事、更無奇効、足下何欺之甚、余笑曰、運用在于手、不在于奇方、若膠柱、則庸不異

於綿児執正宗名劒乎、余嘗謂、奇書非奇書、奇方少奇効足下思之、

余有奇方、秘而不洩、藏諸石室、漆絮固之、威武不能奪之、富貴不能閲之、余之所謂奇方者、非世之所謂奇方者、若欲知之、則知宋趙普、而後可知之、

嘗與某因、遊于国分寺、帰路失途、即問農夫取路於隴畝間、而去、頃日懐之而嘆曰、行路且然、而況於我技乎、

有一男子長于鄭声者、其為人也、陋而倭、辞気鄙倍、一無可観、然臨論其技、則意气睥睨傍人、宜哉儒也医也、睥睨世人、

盤水先生嘗語余曰、爰有一盗酋、属徒数十人、一日欲魚、使一漢去、徒手帰来曰、魚鋪令嚴、無可下手、於是擢一秀漢曰、非子則不可得、幸得来、秀漢諾而去、少焉持松魚一尾来、盗酋曰、脛衣乎、秀漢呆然、舌上而不下、衆不知其故、駢頭問曰、何謂乎、秀漢徐語曰、魚鋪令嚴、実無可下

手、旁有懸脛衣於斬頭而鬻者、遂掠一脛衣去、
典以購魚来、衆咸感服、夫正邪雖殊、機変之巧、
於我技有所符也、不可不知也、
古人有言曰、不為良相、則為良医、嗚呼、雖王侯
之命、在一匙之下、医其不可不慎也、
近日心地蹉跎、快々不娯、便毎對鏡、自有寧馨
之嘆、
有一謏人来、視余之迂僻、而不知所称、従容語
曰、子雖迂僻殊甚、不害於為巨擘、口気可賎、

有一奇人、性嗜奇石、余亦幼時嗜奇石、家藏數
十品、奇人聞余家有奇石、一日来見曰、僕得卿
於友人之話、幸為親朋、其辞気如舊相識、遂把
坐右奇石一二與之、来過四五回、猶請而不厭、
因扣囊底與之、尓後料余之奇石盡、而不再来、
奇人亦不可咸信也、
原豹藏者、金峩門之巨擘也、才識越於衆人、其
為人也、高邁獨立、與世相乖、金峩常言曰、汝悖
於世情、不死于溝壑、則可謂僥倖也、日後果失

生業為禅徒而斃
盤水先生誡余曰在昔越之藩有一小生精于
朝鮮書学自謂不可屈於薄絆若開門乎大都
會則愉快莫大焉遂請辞君侯不許強而後可
即遊于浪華不售又去遊于東都當時廣澤烏
石之徒崛起矣於朝鮮之流則無敢顧者終斃
于芝門僦屋汝粗相似焉謹哉
一日行廁々窗有一蒲蘆営巣視其所為持泥
土如麻子大来経営曲折無所不至也吾倚破

産未成家其行事不如一小虫豈不愧乎
近歳余志于医便多日涵泳之績如有所得
瞭然自以為四頭八尾所觸為頭然而験諸治
術者十一二其一二之中得効者少不得効者
多難矣为医一禅師之語曰大悟十八小悟無
數於我技亦然
有一老人語余曰足下嘗以讀書為無益于事
要意豈詭激之言耳足下之性若不讀書則應
不免於刀鋸矣此翁可謂有識人之鑒

同藩之士、比屋屢空、人々制團扇、以補俸錢之不足、克安于糟糠、不願乎其外、君子哉若人

有一痴漢子、自謂將帥之才、以故家藏無用器械許多、是亦一種痴情、因嘆昇平之久、雖小邑、費羅不尠、

嘗聞尾張星野氏、以善射、擢歩卒為都督、初朝之日、無一點鄙態、人以為將帥之器、可謂真英雄矣、

有一雛儒、秩父之人也、為人沈默寡慾、大有老実之體、年二十餘而卒、因思人方盛壯之時、元氣不振者、蓋稟賦有所脆歟

產科公言、子鳴于腹中矣、余謂胎兒未生下、則大氣未通、更無發声之理

一男子、疫後大腹堅鞕、似塊不塊、臍底有悸、不愈三年、經五医之手、就余請治、余曰、不大下則病根不除、生慣前医之說、大思而不信、于今不愈、

近世称古医方家者、可謂越卓焉、以余觀之、其

論、則大是小非、其治則半是半非、至其末流拙
技之俚医則不啻不足論、賊人者、不可勝數矣、
可閔哉、
赤馬関獨嘯庵者、医生之俊杰也、自謂窮理易
應事難也、是古今獨步之確言、然如其治術、則
余未能保焉
大学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
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余往年放蕩已頼
極於悪少之醜態、心竊愧之、今也、語諸人、而洗

除心胸、譬諸服瓜蔕、以取快吐、
蘭說曰、脳者、神明之舍、意識之府、嘗按漢說曰、
頭為天谷、以藏神、又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
出焉、不知医道者、亦或曰、疾首蹙頞、或曰、心懷
百憂、其言不一、雖然、心思之說、其來也久矣、而童
子未知其說、於是試咨諸七歲之兒、即點指頭
於脳與心曰、意識在這処乎、在那処乎、兒不解、
委曲懇到、而后解曰、意識在心、余弥疑不已、又
詢諸十歲之兒、如初儀、此兒天資伶俐、即頷曰、

其苟思也、則如在心矣、及苦思也、則全在脳矣、
余生于東都、六歳移於摂之東鄙、長於草莽之
間、幼而多疾、嬉戯常不能列于衆児々輩、年甫
十四、以次子、充于卒伍、帰於東都、於是撫槍馭
馬、無冬無夏、兢々業々乎武技之場、十七八、肢
體始完固、儼然一个武夫、自以為不足為終身
之業、劃然帰于縫腋之徒、然而意気狡猾、對書
如望洋、将焼筆硯者三、思之思之、俛首三年、自
勉不息、略得知漢字、所謂困而知之者也、於是

乎渉獵羣書、開一大面目、凛乎、有志于脩業、而
小邑繁劇、無由成立、千慮万計、不知所従、乃當
世宿儒、劬々兀々、老于講帷中、迂腐局束、齷々
不楽者、不亦甚歟、遂医遯之志、始定矣、雖然、血気
未定、好貨好色、趁名慕利、不能安於瓦全、且迂僻
之性、雖先輩長者、見油滑佞媚之人、如奴隷、以
故不為郷里所容、爰招奇窮、始知趨向異於衆
人也、
人家什器、窮靡無常、難哉、為主見遇、

余家殊貧、以故一切什器第從簡易至文房之
器、則嗜好僅存、却有妨於清趣者、然嗜好所為、
不忍廢之、近境有四方之志、悉分典兒輩而坐
右舜寥、亦不害於事、

余倔強擁臃、不協繩墨、熟考其所從來、幼而長
于草莽之間、進退躁妄、志氣荒放、加之性迂僻
終不能循于一家之偏尚、於是誹謗蜂起、譏毀
以迴、如余則素其所、不能行其所、雖四肢九竅
不異於衆人、然亦支離之人也、

孟軻之言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余常以孤
臣孽子自處、未能免於癡情、

在昔某侯、日夜酣飲、鄭声之耽、便嬖之徒、阿媚
不禁、擅其寵權、以為得所、其愿慤之士、依然自
守矣、一旦豁然、改志焦思、講武脩文、国以富強、
於是便嬖之徒、茫々焉自失、只恐不免於刑戮
矣、逐影隨響之人、以此為鑑戒矣

戟之長、可以防遠、劍之短、可以禦近、若使劍防
遠、戟防近、則兩失其道矣、於我技亦然

有一倉吏、特握於銭穀之鎖鑰、其治深刻、御下如束溼薪、而自潤其屋、其主恬焉不數、於是犬馬之齢、四十五十者、相共嘲曰、主也緩矣、余曰、刻哉主乎、若渠黠、則盗臣難制、令一人盗則不如令衆人盗之多、刻哉主乎、

有一大賈、富比國君、世々不絶、當主倉皇無策、一委于管長、自酒色之耽、管長亦頗勉奢靡、以故倉廩空虚、家勢日衰、余之乳母兒、幼而為童奴、一日来語曰、僕之主家、衰乏殊谷、無如之何、

抑觀其所從来、法令日弛、費耗月加、於是近歳有黠者、頓革舊染、日番日衰、不求諸綱紀、而求諸財貨、猶捨規矩、而畫方圓、目意雖巧、不適事要、余嘆曰、商家且然、而况於国家乎、

有一僧、年三十、善詩、余為莫逆、此僧時僧中之俊杰、更無煩悩之臭、趺坐讀経之勉、足共論高致、往年遊于四方、不知所之、

黠茶家庭對、常以後凋者為貴、自是風流雅致、余嘗謂庭對花木亦然、四時之間、或栄或凋、是

亦足供于観矣、
余志医之初、就家兄而学爲、其学與先大人之
教大異、陰陽五行、日究月精、往而不知反、余亦
以为医道盡于此矣、奉教出入二年、迂僻之性、
終生別見、竊謂素難之説、雖可奨助事業者不
少、本是一種理論、医道未盡于此矣、於是乎閲
居多医经、愈讀愈厭、偶聞和蘭之説、適実、詳確、
隠然心酔、爲遂遊于盤水先生之門、而小邑之
奴隷、徒忙々日月、未能升堂入室、是故如彼治

術則未、運諸掌上矣、方祈它日之成熟耳、
医之为要、在知病與知薬、兵法曰、知彼知我則
百戦百勝、便欲知病、則望聞問切、詳于经、欲知
薬則外乎本草、而無可就而知、爲然本草所説、
余一二驗諸事実、未必如彼所説、盡信書、不知
無書、且治病如治国、知薬如知人、知人治国古
人以为難、故譬諸製錦、難哉、如余鹵莽、叨施治
術、而弄人命也、不可不用心也、
余一二親戚、往来年不過于三四個、何則彼富

貴我貧賤、近則彼以為謾勉廢容、遠則彼以為
迂僻自高、吁女子與小人難親、
人家玩器嗜好各存、觀一器亦足觀其人也、人
爲度哉、偶有感因書、人々應不必然、
有雀啃々日来窗下、余與殘飯馴之、一日晝眠
之間、童子掩羣捕之、即令放之、雀不再来、
余十年前、誇于匹夫之勇、試劍於刑人之屍、一
日與其徒、相與議、妄剖解、以供于奇覽爲便、有
其形如未開紅蓮、其質以赤筋織成者、以今考

之、即是所謂心也、又有一囊盛如醴者、即是所
謂胃也、其宅片團卷纏、一不記得、夫刑人之就
死地也、觳觫有不忍見之者、當時勉强而忍之、
只恐人之以怯笑已、豈人之心乎、豈人之心乎、
医人之多、繩々簇々、如余黄口、則未能測知老
成人、暫以青年之輩論之、其爲工也、自料技之
拙、擇療病之輕者、優游以終年、以故少誤、其一 二俊秀
也、自進取病家亦及危篤、而後託之、宜矣乎、得
効之少、豈非善游者溺乎、然如爲工一誤、則怗

乎自失、不知所以誤之、不知不識、又重誤之、何誤之多乎、且麁工常多、俊秀常少、終使人惻怛不堪而已、

有一少年、鄉人呼做荒太郎、為人狡猾、稟賦强健、常佩利劍、服鮮衣、頗極于當世之浮靡、或飲酒鬪狠、或踰墻誘女、放蕩亡賴、不可勝數、与同里有一儒、名石堅、号謹齋、言忠信、行謙遜、趨乎權貴之門、遇乎當世之君、一鄉之人皆尊之、曰、先生先生、一日、延荒太郎於一室、把耳誨之曰、

汝稟賦强健、才智不下于中人、若一旦革志、則儼然壯士、今也、留連荒亡、更非士人之行、一鄉賤之、父母憂之、不孝莫大焉、汝若不悛、則余告諸汝君、徇于一鄉、鳴鼓而逐汝、於是荒太郎叩頭流血曰、僕固小人、客氣之餘、醜態不禁、污行斯勉、罪不容誅、幸得宥之、則猶更生之日也、敢請先生許諾、慰喻懇到、遂為弟子、於是乎、先生說諸塗、自述其德、一日先生、侍于某侯、話及荒太郎之事、屏後有老医遯庵者、聞之而獨言曰、何

道之衰也、佞之乱義、紫之奪朱、甚乎、郷原之乱
斯徳也、蜂不食人、蚊食人、哀哉、先生聞之、蹴然
攘臂、要遯庵曰、余苟祖述孔孟、教育郷人、医生
何言之驕、請聞其審、遯庵微笑曰、聾者、不可與
語樂、瞽者、不可與論錦、且僬僥氏、身長三尺、雖
軒轅、不能使之長、防風氏、骨専車、雖僦貸季、不
能使之小、人各有分、猶天賦也、君為君、我為我
勿復言、先生沈思良久曰、僕不佞、過得罪於大
人、願受教、遯庵喟然嘆曰、嗚呼、人之有四端也、

不昧者心乎、夫道之大也、不可以一日語、爾言
我意、三仁之逢菑、孔顔之不用時也、抑観世之
為儒者、得其道者、不合乎俗、不遇乎君、動被其
寃、所謂郷原者、口談仁義、其心竊媚於世、人皆
悦之、自以為温良、狷者之所不屑、所以我遯于
医也、先生汗洽于背、逡巡焉退、